

读集丛考

颜庆余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集丛考 / 颜庆余著.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506-2687-4

I. ①读… II. ①颜…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2602号

- | | |
|---------|---|
| 书 名 | 读集丛考 |
| 著 者 | 颜庆余 |
| 责任编辑 | 林日波 |
| 装帧设计 | 陈贵子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s.com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16 |
| 印 张 | 10.625 |
| 字 数 | 239千字 |
| 版 次 |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687-4 |
| 定 价 | 54.00元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25-57572508)

樂府古題要解卷上并序

史臣吳

兢

撰

樂府之興肇於漢魏歷代文士篇咏寔繁或不覩於本章便
斷題取義贈夫利涉則述公無度河慶彼載誕乃引烏生
八九子賦雉斑者但美繡脰錦臆歌天馬者唯叙驕馳亂弱
類皆若茲不可勝載邇相祖襲積用為常欲令後生何以
取正余頃因涉閱傳記用諸家文集每有所得輒疏記之歲
月積深以成卷軸而編次之目為古題要解云爾

江南曲

右江南曲古辭云江南可采蓮葉何田田又云魚戲蓮葉



崇禎元歲戊辰得此本于膠山安漢王氏因手鈔之半月
而畢孟冬初十日夜馮舒已蒼記

詞家玉律 小令一

十六字

十六字令 蔡伸 蒼梧謠

天休使圓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嬋娟

十八字

閒中好 段成式

閒中好塵務不縈心坐對當窓木看移三面陰

又 鄭符

十六字 二十字 三十三字

稿本詞家玉律果銘王一元纂前有康熙癸未
 自序及漫言計七卷中調四卷長調七卷
 都十六卷補遺及一調九體附為一元字選其康
 廬中進士官靈臺縣知縣著述頗多其事蹟
 見小峴山人集及平陽縣志此書聲曰詞律於
 審用詳實紅友之功臣後有誤編一目皆字數
 誤尊事及更正者至稿是子寫未定之稿總果
 誤文就者不賢滿乃有二十一日上案羅振常
 記于稿上之蜂隱庵年識于清



目次

阮籍诗流传考·····	001
鲍照集版本考·····	010
鲍照集疑诗说·····	020
鲍照《石帆铭》系年辨正·····	026
邝中集小考·····	028
陶集札记·····	032
高启集版本考·····	042
王祎集流传考·····	057
许中丽《光岳英华》考证·····	068
明清咏史乐府诗集叙录·····	083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杂考·····	104
乐府分类述评·····	111
重读王维《终南别业》·····	126
重读贾岛《题李凝幽居》·····	131
姜夔《念奴娇》(闹红一舸)考论·····	141
谢肇淛《江妃传》小笺·····	147
《渔洋山人精华录》与诗题的改定·····	161
禁体诗杂说·····	170
囊云小考·····	175

黄虞稷作品辑考·····	184
《唐四家诗》黄二梧批点本札记·····	197
《后山先生诗集》沈曾植校本札记·····	202
《中州集》徐鸿熙录吴祖修批本札记·····	204
稿本《词家玉律》札记·····	207
《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读后·····	213
《鲍照集校注》读后·····	220
《徐陵集校笺》校补·····	231
《先唐别集叙录》读后·····	235
《敬斋古今甌》札记·····	238
《历代文苑传笺证》读后·····	244
《稀见明人诗话十六种》读后·····	253
柯素芝《临江仙：中国中世纪的性与神女》读后·····	266
钱锺书《谈艺录》施注遗山诗集订补诸则札记·····	272
江淹的嗣响：关于宋以后诗学的拟古与辨体·····	283
古典诗歌的原题批评法·····	306
王祎传记的书写问题·····	326
后记·····	335

阮籍诗流传考

清人严可均和近人逯钦立都将阮籍集当成幸存的先唐旧集,流传有绪,与后人掇拾丛残的辑本不同,可信程度比较高。实际上,阮集在漫长岁月的传抄刻印中,同样不免讹误和残缺。《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卷,注曰:“梁十三卷,录一卷。”可见唐初阮集已非全本。《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著录为十卷,大概南宋时还保持唐初阮集的规模。明人所刊阮集诸本,如嘉靖二十二年范钦所刊二卷本、天启三年及朴所刊四卷本、启祯间张燮所刊五卷本,仅从卷数上看,大概在宋以后又有脱佚。从具体篇章上说,《通老论》仅存三小段,《老子赞》仅存四句,《孔子诔》仅存六句,都出于《太平御览》,显然只是残片,经由后人补入本集,《吊某公文》仅存四句,题目也残缺不全^①,这些都表明传世的阮集只是残本。

阮籍诗的流传,却至少保持着表面的稳定和可靠。《晋书》本传称其“作《咏怀诗》八十余篇”,而传世五言《咏怀诗》也是八十余篇。数量的大体吻合,似乎表明这组诗在传抄过程

^① 《吊某公文》,明刊诸本都是这样的题目,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四十六同,并且都不注出处,诸种现代校注本也都如此。《全唐文》卷三八四独孤及《阮公啸台颂并序》曰:“哀莫大于矫时死名,于是有《吊比干文》。”应指此文,因此可补此文的题目。

中始终保持稳定的面貌,诗题、次序、文字、真伪等方面都可以完全信赖。然而,稳定的表面之下,细按之,却充满各种疑问。明人冯惟讷《诗纪》已指出:“阮集传之既久,颇存伪阙,校录者往往肆为补缀,作者之旨淆乱甚焉。今以诸本参校,其义稍优者为正文,互异者分注于下焉。其旧有阙文疑字而今本寔益者,廓其旁,俟再考正。”冯惟讷说的主要是阮诗,他见过哪些阮集旧本,我们不得而知,他说的伪阙、补缀、淆乱和寔益的情况,我们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但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阮诗的流传存在各种问题和疑义。

一 数量问题

阮籍《咏怀诗》的数量,《晋书》本传的记载是“八十余篇”,没有说明五言还是四言,从后世流传的情况看,大概专指五言。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诗集类》,著录《阮步兵集》四卷,并且说:“其题皆曰《咏怀》。首卷四言十三篇,余皆五言,八十篇,通为九十三篇。《文选》所收十七篇而已。”四言十三首暂且不论,五言八十首,是一个确定的数目,而非举其成数。这个数目比起《晋书》的记载已经减少数首。

明人李梦阳《刻阮嗣宗诗序》说:“今以故所抄籍《咏怀诗》八十篇刊诸此,伪缺姑仍之,俟知者校焉。”这是李梦阳为大梁刊本作的序,可见李梦阳所见旧抄本也是八十首,与陈振孙的记载相同。

范钦刊本卷首有陈德文嘉靖二十二年序说:“今览其《咏怀》八十一篇。”又说:“大梁旧刻籍诗,南来少传,郡伯鄞范子取而刻之宜春。”范钦刊本出于大梁刊本,而数量增至八十一首。程荣校刊本大概出于范钦刊本,卷首保留陈德文序,版式都是九行二十字,白口,微有不同的是程本左右双边,范本四

周单边。程荣刊本八十二首，比范本又增加一首。

冯惟讷《诗纪》所收阮诗也是八十二首，与《诗纪》存在渊源关系的诸种本子，如晚明梅鼎祚、张燮、张溥、潘璫、及朴诸家所刊阮诗，都保持这个数量。现代的校本，如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阮诗、陈伯君《阮籍集校注》、郭光《阮籍集校注》，也都是这个数量。八十二首成为阮籍五言《咏怀诗》传存至今的最终数量。

然而，我们还是有必要计较这个数量问题，为什么陈振孙、李梦阳所见的本子减少了篇数，而晚明诸家所见又增加了篇数？这个数量问题的背后是阮诗在流传中的分合和窜益。例如，范钦刊本、程荣刊本等收入“青鸟海上游”一首，实际是羸入的江淹诗。“墓前茕茕者”一首，曾国藩《十八家诗钞》卷一提出：“此与四十四首、七十一首语意重复，别无精义，疑亦后人附益之也。”“徘徊蓬池上”一首与“俦物终始殊”一首，《六朝诗集》本合一首。“生命辰安在”一首与“鸣鸠嬉庭树”一首，范钦刊本等合一首，并注曰：“本集‘鸣鸠’下列为一首。”这里只是举出存在疑义的几个例子，详细的考证有待来日。

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在《咏怀诗》之外，阮籍还有其他诗作吗？《文选》李善注引阮籍诗，基本上称为“阮籍咏怀诗”，仅有一处称“阮籍诗”，李善所见阮诗大概都是《咏怀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阮步兵集》四卷，明确指出：“其题皆曰《咏怀》。”传存至今的阮集也只有《咏怀诗》，陈伯君《阮籍集校注》所收《采薪者歌》、《大人先生歌》，实际上都是《大人先生传》中的片断，并不能独立成篇。这些证据都表明，阮籍在《咏怀诗》之外别无他诗，然而事实未必如此。

《晋书》本传说：“籍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文多不录。”这里

的记载显然是举例的意思，并不是说阮籍诗只有《咏怀诗》，文章只有《达庄论》。本传中又记载：“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这首《豪杰诗》已经失传，但至少可以证明阮籍在《咏怀诗》之外还有其他诗作。

二 次序问题

对于《咏怀》组诗来说，次序问题似乎无关紧要，不如分合和窜益的问题引人关注，然而，次序问题反映组诗在流传过程中的稳定程度，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可靠程度。阮籍的五言《咏怀诗》，原本次序如何，已经无从考证。传世各本的次序并不一致，大概有三类，《诗纪》是一类，梅鼎祚本、张燮本、张溥本、及朴本、潘璫本与之相同；范钦刊本是一类，之前的大梁刊本和之后的程荣刊本与之相同；《六朝诗集》本又是一类。哪一类的次序保留原本的面貌，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原本的次序早已错乱，传世各本的三类次序都出于后人重编，这当然也难以确认。唯一能够确认的是，《诗纪》以下诸本的次序，绝非原本，而是出于冯惟讷的重编。

冯惟讷重编所留下的痕迹至少有两点，一是《诗纪》本阮诗的第一至第十七首，正好是萧统《文选》所收的阮诗十七首，只是顺序不尽相同。试想，如果《诗纪》本阮诗保留原本的次序，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萧统当日选录阮诗时，并不是择优录取，而是昏头昏脑地抄走前面的十七首，其余诗篇一概不管，这想必是不可能的。二是《诗纪》本阮诗的第十八至第二十二首，正好是刘履《风雅翼》所收的阮诗五首。《风雅翼》卷三收阮诗十三首，前十一首同《文选》，后二首在《文选》之外，再加上卷十补收《文选》之外的阮诗三首，这五首《文选》未收的阮诗，其先后次序在《诗纪》中保持不变。

这两点当然不会是无意的巧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冯惟讷的重编是从《文选》和《风雅翼》开始的。在这两种总集之外，冯惟讷又利用类书的记载，如第四十三首“鸿鹄相随飞”，《诗纪》注：“从《艺文》订正。”第四十六首“鸞鹄飞桑榆”，《诗纪》注：“此首《艺文类聚》所载与今本不同而义意近优。观李善《文选》注江文通拟咏怀诗所引，与《艺文》同，亦一证也。今从《艺文》定正。”冯惟讷利用总集和类书重编阮诗，显然是出于对本集的不信任，如上文的引述，他清楚地认识到阮集的伪阙、补缀、淆乱和窜益的状况。

冯惟讷校理的阮诗，问世以后，就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阮诗的流传，晚明以降，梅鼎祚、张燮、张溥、潘璫、及朴诸家所刊阮诗，大抵都出于《诗纪》，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阮诗以《诗纪》为底本，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的诗歌部分大体上维持《诗纪》的面貌，郭光《阮籍集校注》则是明确以张溥刊本为底本。因此，冯惟讷重编阮诗时究竟做了多少校改工作，便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三 唐写本问题

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十《雅什门上》引蔡居厚《诗史》，提及一种唐人写本阮诗：

京师曹氏，家藏阮步兵诗一卷，唐人所书，与世所传多异，有数十首集中所无。其一篇云：“放心怀寸阴，羲和将欲冥。挥袂抚长剑，仰观浮云行。云间有立鹤，抗首扬哀声。一飞冲青天，强世不再鸣。安与鹖鷄徒，翩翩戏中庭。”又云：“嘉木不成蹊，东园损桃李。秋风吹飞雀，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

山址。一身不自保，况复恋妻子。零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诗语皆类此，非后人明矣。孔宗翰亦有本，与此多同。

蔡居厚是北宋后期人，唐写本的收藏者“京师曹氏”，吕本中《童蒙训》卷下说：“京师曹氏诸贵族，卑幼不见尊长三日，必拜。”看来是修礼明文的显贵家族，另一位收藏者孔宗翰是圣裔，元祐年间在世，事迹散见于《宋史》。

蔡居厚没有交待他所经眼的唐写本阮诗包含多少首，只是声称“有数十首集中所无”，并且强调不是后人伪造。这一说法令人惊异，阮诗在流传过程中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数量，这会是已经失传的“数十首”阮诗吗？从他举出的两首诗看，这一说法令人难以相信，这两首诗都在传世的《咏怀诗》中，后一首还收录在《文选》中。如果蔡居厚这段记载可信，那么我们只能推测，北宋通行的阮集与今传明刊诸本存在很大的差异，至于差异多大、经过何人重编，已经全然无从推测。

蔡居厚所举两首的先后顺序，如果是依从唐写本的话，可以作为上文讨论次序问题的一个旁证。这两首诗“放心怀寸阴”与“嘉木不成蹊”，在《诗纪》中分别是第二十一和第三首，在程荣刊本中分别是第二十四和第五首，在《六朝诗集》本中分别是第一和第十七首，从先后顺序上说，只有《六朝诗集》本与唐写本相同。

蔡居厚又说唐写本阮诗“与世所传多异”，他所抄录的两首，与今传阮诗相校，确实存在很多异文。我们通过这些异文的考辨，可以窥见阮诗流传中的一些问题。先看后一首。

唐写本“嘉木不成蹊，东园损桃李”二句，在诸种明刊阮集中，均作“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文选》卷二十三所载和

《艺文类聚》卷二十六所引，与本集相同。唐写本的异文一向不受关注，冯惟讷《诗纪》、陈伯君《阮籍集校注》都引录蔡居厚《诗史》的记载，但都没有考辨，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虽以《诗纪》为蓝本，却删落这条记载，大概是以为唐写本的异文无法成立，或者来源不甚可靠。其实我们只要稍作考辨，就会发现唐写本的异文有其合理之处。

通行的“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如李善注所示，语出班固《汉书·李广传》：“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谚语的含义，可依颜师古的解释：“言桃李以其华实之故，非有所招呼，而人争归趣，来往不绝，其下自然成径。以喻人怀诚信之心，故能潜有所感也。”阮籍在这两句诗中，正面引用谚语并沿用其寓意。这两句诗与下文构成转折的关系，所谓始荣终悴，在全诗中的含义，则可遵从刘履《选诗补注》的解说：“此言魏室全盛之时，则贤才皆愿禄仕其朝，譬犹东园桃李，春玩其华，夏取其实，而往来者众，其下自成蹊也。”王闳运《八代诗选》进而指出：“‘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言己为曹爽所辟。”因此，这就是一首隐晦的政治诗，是为晋之代魏而作。

唐写本“嘉木不成蹊，东园损桃李”二句，从所用典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看，上句“不”字可能是“下”字的形讹，而下句的异文虽然与“东园桃与李”的含义迥异，却也文从字顺。依从唐写本的文字，阮籍对《汉书》所载谚语的引用就是从反面着手，意谓东园嘉木，采者来往不绝，其下形成蹊径，由此造成的后果则是损伤桃李。谚语的原意是褒扬，阮籍的引用则是表达忧思。这两句诗与下文的关系就不再是转折，而是顺承，是在上下二句间表达从荣到悴的变化。唐写本的异文，虽然包含更加曲折的用典，但同样言之成理，可以成立，甚至也不妨碍我们仍然将此诗解释成慨叹魏室零落的政治隐喻。

从诗义上说,通行阮诗的文字与唐写本的异文都可以成立,难以取舍,不过阮籍另一首诗中的相似用语却可以作为唐写本异文的旁证。《咏怀诗》第四十四首:“荧荧桃李花,成蹊将夭伤。”同样语出《汉书》所载谚语,引用的方式同样是反面着笔,因此是相同的修辞用例。如果这种阮诗本校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唐写本的异文就可以成立,通行本的文字有误。

再看前一首,唐写本与明刊诸本存在很大的差异,“放心”作“於心”,“羲和”作“羲阳”,“浮云行”作“浮云征”,“立鹄”作“玄鹤”,“抗首”作“抗志”,“强世”作“旷世”,“翩翩”作“连翩”。《六朝诗集》本在明刊诸本中比较独特,“立鹄”作“玄鹄”,“抗首”作“抗音”,相对而言,与唐写本的距离更近一点。

仅就此首而言,明刊诸本与唐写本的差异,并不是出于明人的校改。元末明初刘履《风雅翼》卷十《选诗补遗下》,收阮诗三首,此首在内,文字已与明刊诸本相同。刘履声称他补选的三首出自一种阮诗“板本”,可见元末明初时的阮集已是如此。

蔡居厚所见唐写本阮诗,与传存至今的诸种明刊本阮集存在很大的差异,与《文选》所收阮诗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可见阮诗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很多变异,存在很多疑义。今传阮诗在多大程度上保存原本面貌,是一个需要重新考辨的问题。

唐写本显然是阮诗流传中一个重要的本子,可惜未能流传后世。冯惟讷《诗纪》卷一百五十五《辨证》转引蔡居厚的记载,没有交待出处,容易让人误会明代唐写本尚存。晚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十上、清人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八也引录蔡居厚的记载,同样没有交待出处,又改动其中若干文字,他们其实也没有见到唐写本的真迹。

阮籍诗在经历漫长岁月中的辗转传抄之后,文本出现伪

阙、补缀、淆乱和窜益等问题,冯惟讷等人的修复,使文本变得相对稳定和可读,然而,流传过程中滋生的各种文本问题也多数被抹去,流传过程本身变得茫昧不清,阮诗原本也就无从考索。关于阮籍诗的流传过程,在数量、次序和唐写本等问题的讨论之后,我们只能得出几点推测的结论:传存至今的阮诗,已非原本,数量、次序和文字上都存在疑义;《六朝诗集》本阮诗在明刊诸本中比较独特,可能在次序、文字等方面更多地保留古本的特征;《六朝诗集》本之外的明刊诸本,可能都经过后人的重编,重编的过程与《文选》等总集、类书存在密切的关系。

(曾刊载于《图书馆杂志》2012年第7期)